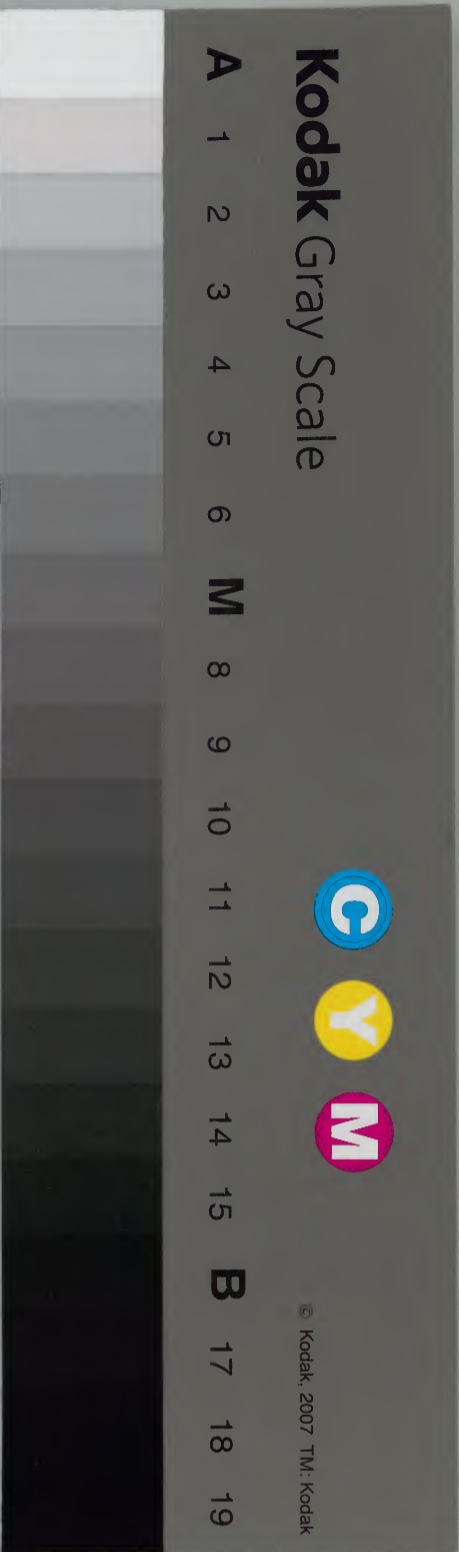


朱子大全 卷一

共六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9	
冊數	69 ( 23 )		
函號	別	12	1



朱子大全卷之四十

淺草文庫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劉平甫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廢昨日  
歲前有欲奉聞者以無間處不暇及亦嘗令四  
弟相告曾及之否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  
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  
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  
琴抄書讎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  
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

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况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踈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衆怨見歸為僕作禍耳幸察裴丈正歲出山

來幸為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熹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答劉平甫

前日奉聞可且自觀書恐衆說紛紜不能自決即且理舊書如何二南說未編次可又今為之它日相聚裁定也論語向者看四篇似未浹熟可兼新舊看為佳去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溫尋之為善向數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復省察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可便為之蓋雖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為而未

爲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  
相聚相聚亦思索講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其  
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白幸惟思之無事勿  
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戶門深閤  
事有不可勝虞者不惟惰遊廢業爲不可賓客  
至者談說戲笑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  
之則彼自亦來矣切祝且溫習勿廢使有常業  
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自  
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  
何存在幾何則亦足以自警矣

答劉平甫

墓表須看令式合高多少若所有石不及格便  
可買石不必問字之多少也臨時分上一截寫  
額下一截刻文却看廣狹如何爲字大小今難  
預定也舊文兩日多所更定漸覺詳備銘文亦  
已得數語但不甚佳并歸日面議也

尊嫂聞向安殊可喜點視湯藥之暇可以理舊  
學矣日月易得毋因循失之乃所深望前以戲  
謔奉規能留意否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  
則不固向曾講此至熟日用之間只此一句勿

令違失則工夫已過半千萬千萬熹以同召者  
例言任滿指揮不免援例陳請范文亦以爲兄  
至此深冗甚不得款語然却儘有合處不至如  
早賦之矛盾也歸日當面言之惟益力進所學  
力行所知元履向至泰寧譽兄於諸人間不容  
口無使爲過情之聞則甚善

答劉平甫

昨因聽兒輩誦詩偶得此義可以補橫渠說之  
遺謾錄去可於疑義簿上錄之

一章言后妃志於求賢審官又知臣下之勤

勞故采卷耳備酒漿雖后妃之職然及其有  
懷也則不盈頃筐而棄置之於周行之道矣  
言其憂之切至也

二章三章皆臣下勤勞之甚思欲酌酒以自  
解之辭凡言我者皆臣下自我也此則述其  
所憂又見不得不汲汲於采卷耳也四章甚  
言臣下之勤勞也

又定之方中匪直也人云云言非特人化其  
德而有塞淵之美至於物被其功亦至衆多  
之盛也

答劉平甫

關睢章句亦方疑之當作四章二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乃安但於舊說俱不合莫可兼存之否好逑如字乃安毛公自不作好字說更檢兔宜好仇處着音如何恐不須點破也蘇黃門併載馳詩中兩章四句作一章八句文意亦似關雎末後兩章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作一章八句依故訓說亦得

答劉平甫

熹承詢及影堂按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

為相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宗子使介子某庶子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為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土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修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禮意終始全不相似泥古則闕於事情徇俗則無

復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  
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為宜蓋上不失萃聚祖  
考精神之義二主常相依則精神不分矣下使宗子得以田  
祿薦享祖宗宜亦歆之處禮之變而不失其中  
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  
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  
子而徙也所喻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  
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  
所以嚴大宗之正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其禮一致推此思之則知所處矣學絕道喪此

語世所罕聞聞之必以為笑然以吾友下問之  
勤不敢不以正對待次試以稟知更與圭甫熟  
講斷然行之一新弊俗共甫博學多聞亦不應  
以此為恠也更詳思之

答劉平甫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  
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  
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  
氣忿則詭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  
以為不可此九言與人交際之道記曰子事父母父母有

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此事親事適以此意奉  
聞大略然此等事更留意體察勤加錫治為妙  
此別須有旬月之期懷不能已聊復言之他日  
相見只此可驗進學工夫更不須問疑難也在  
彼凡事存此意善處為佳途中望寬懷自愛  
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  
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  
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  
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  
斯靜專是也内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

相應試如此用工夫如何

答劉平甫

近收耕老書說一貫之旨甚善但忠恕即說成  
兩貫了兩貫之理全然透不過忠恕裏面來如  
此即惡在其為一貫耶此事政須自得而渠堅  
守師說自作障礙無如之何但循循不差却無  
躡等之患亦可貴爾

與平父書中雜說

近得廟堂記一本奇甚蓋百十年前物刻畫完  
好尚有界行恨未令平甫見也



論語讀之想有味訓蒙草草不堪看只看要義  
自佳也

沙縣羅家傳得先聖像甚佳并武侯成都本與  
閣本大異此像嚴毅沈正恐差近之也

二先生邵張公四象今并欲煩爲背之惟橫渠  
一象服章不類或有此閣絹并告爲摹易之如  
二先生野服如何

元履此筭曾寄呈樞兄否此題目難做非顛俊  
尊上帝之比而彼易爲之亦不思矣又時宰何  
嘗知有此事率爾發之殊不中節比以書正之

已不及矣可笑可笑

褒父詩勝他文近體又勝古風今乃見之幸甚  
曾詩有廬山圖者不知有此圖否若未得遊且  
得一圖想像勝處亦佳

熹碌碌如初貧病日侵而仕宦之意愈薄吾命  
有所制矣

程氏遺書細看尚多誤字盖元本如此今以它  
本參之乃覺其誤耳

文定春秋并二書傳之甚善更問欽夫看如何  
渠似不甚愛邇古過意則以爲亦可傳也

答吳耕老

胡文昔年答黃繼道問一貫義云一貫誠也忠恕思誠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此語形容得甚妙中庸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舉一物在地舉一物在人舉夫婦鳶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則一物爲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發見一貫之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止以言

學本止

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如何如何

來教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證一貫之理甚善愚意所謂一貫者亦是如是仁據熹所見而以諸先生之說證之則忠恕便已在一貫之中如所謂鳶飛魚躍雖不同然其實則一物之意是也若耕老之說則是鳶魚飛躍內外精粗合爲一貫矣而一貫之外零却忠恕二字恐非聖賢之意也胡文以一貫爲誠而以忠恕爲思誠也若熹之意則曾子之言忠恕即誠也子思之言違

道不遠孟子之言求仁莫近乃思誠也試推此  
思之如何

答何叔京

五月十八日新安朱熹謹再拜裁書復于知丞  
學士執事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  
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  
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爲之  
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頽梁壞之歎俵俵  
然如瞽之無目摘埴索途紆日而莫知所適以  
是竊有意於朋友之助顧以鄙朴窮陋既不獲

交天下之英俊以資其所長而天下之士其聰  
明博達足以自立者又往往流於詞章記誦之  
習少復留意於此熹所以起超於世求輔仁之  
益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間者竊聞執事家學  
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  
固有超然非誦說見聞之所能及也其口講心  
潛躬行力踐已非一日之積是以嘗欲一見執  
事而有謁焉聽於下風又聞執事言嘗過聽遊  
談之誤憐其願學之久而未始有問且將引而  
寘之交游之末使得薰沐道誼之餘以自警飭

以此尤欲及時早遂此願而貧病之故不能贏糧數舍求就正之益以慰夙心而承厚意自惟薄陋聲迹本疎又不敢率然奉咫尺之書以煩隸人而爲異日承教之漸惟是瞻仰不能一日而忘而且愧且恨亦未嘗不一日往來于心也不謂執事不鄙其愚一目惠然辱賜以書意者高明抱道獨立亦病夫世之志學外騫不可告語於是有取乎熹之鈍愚靜述以爲臭味之或同而不盡責其餘耳至於詞旨奧博反復通貫三復竦然有以仰見所存之妙竊不自勝其振

厲踴躍以爲雖未獲瞻望於前而亦無以異於親承指誨也惟其稱道太過責望太深乃熹所欲請於左右者而怠緩不敏反爲執事所先此則不能不以爲媿然道之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決於公而已矣然則熹之所望於執事而執事之所以責於熹者又豈有彼此先後之間哉繼自今以往執事有以見教而熹有以求教願悉屏去形迹之私商訂辨析務以求合乎至當之歸庶幾有以致廣大盡精微而不滯於一偏之見則熹之幸也執事

之賜也其它未暇一二姑先以此爲謝復屬伯  
崇轉致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暑雨煩鬱伏惟承  
顏盡權尊候神相萬福熹杜門奉親日益孤陋  
向風引領不任馳情承許秋涼見過何幸如之  
而非所敢望也未間更冀以時爲道千萬自愛  
進爲時用以張斯文慰山野之望幸甚

答何叔京

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  
益所恨者不得就正於高明耳它日伯崇相見  
或通書當能備言之或有差誤不吝指誨幸甚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  
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  
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  
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  
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  
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  
過今日猶如掛鉤之魚當時寧有是耶然學者  
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爲真有所自  
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  
而頑然如初無所睹此無它其所見者非卓然

唐本无  
作元

真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  
當時日間至言觀懿行其心固必有不知所以  
然者洎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汨沒  
浸漬今則尤然爲庸人矣此亦無足恠者因下  
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東平  
先生遺事猥蒙垂示得以窺觀前賢出處之大  
致先廷問學之淵源與夫高明纂輯成書以傳  
世垂後之意幸甚甚更容熟復續得具稟也  
語錄須來收拾數家各有篇帙首尾記錄姓名  
比之近世所行者差爲完善故各仍其舊目而

編之不敢輒有移易近有欲刻板於官司者方  
欲持以畀之前已刊行嘗得其摹本以獻今無  
別本可以持內也孟子集解本欲自備遺忘抄  
錄之際因遂不能無少去取及附已意處近日  
讀之句句是病不堪姑出它時若稍有所進當  
悉訂定以求教今未敢也見所與伯崇講論敬  
仰之深然有少疑嘗與伯崇論之恐未中理更  
乞垂喻以警不逮幸甚甚

答何叔京

昨承不鄙惠然枉顧得以奉教累日啓發蒙陋

爲幸多矣杜門奉親碌碌仍昔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竟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間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憤憤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定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爲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

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無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孟子集解當悉已過目有差繆處切望痛加刊削警此昏憤幸甚幸甚伯崇云論語要義武陽學中已寫本次第下手刊板矣若成此書甚便學者觀覽然向上儘索眼力若在本領處久不透徹則雖至言妙論日陳於前只是閑言語也廣文更欲刊通書此亦甚善今人知趣向如此者亦自少得往往伯崇遊談之助爲多也孟子者畢先送伯崇處近成都寄得橫渠書數種求其間多可附

入者欲及注補也淵源錄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本欲專人致書以謝臨辱又苦農收之人只附此於伯崇處未知達在何時臨書悵惘不自勝

答何叔京

專人賜教所以誨誘假借之者甚厚悉非所敢當然而此意不可忘也謹當奉以周旋益思其所未明益勉其所未至庶幾或能副期待之意耳杜門奉親幸粗遣日無足言者前此失於會計妄意增葺弊廬以奉賓祭工役一興財力俱

耗又勢不容中止數日窳冗方劇幾無食息之暇也來春又當東走政和展墓南下尤川省親此行所過留滯非兩三月不足往返比獲寧居當復首夏矣光陰幾何而靡敝於事役塗路之間動涉時序雖隨事應物不敢弛其警省之功然客氣盛而天理微才涉紛擾即應接之間尤多舛逆如來教一言未終已覺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其有過行者在高明未必然而熹實當之矣此常恐因循汨沒辜負平生師友之教尚賴尊兄未即遐棄猶時有以振德之也前



此所論未能保其不無紕繆乃殊不蒙指告來  
諭勤勤若真以其言為不妄者何哉豈其以是  
進之欲其肆志極言而無毫髮之隱因有所擇  
取於其間哉不然則庸妄所聞必有偶合高明  
之見者矣欣幸欣幸中庸集說如戒歸納愚意  
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槩去取蓋先賢所擇一  
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粗須一一究之  
令各有下落方愜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  
以為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  
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

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  
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為切要至當之說而  
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潛易陳聞不識尊  
意以為如何孟子集解重蒙頒示以遺說一編  
見教伏讀喜幸開豁良多然方冗擾未暇精思  
姑具所疑之一二以俟發藥俟旦夕稍定當擇  
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  
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  
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為古今集解  
矣既以自備遺忘又以傳諸同志友朋之益其

利廣矣語錄此因再閱尚有合整頓處已略下  
手會冗中輟它時附呈未晚大抵劉質夫李端  
伯所記皆明道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揚  
遵道唐彥思張思叔所記則又皆伊川語也向  
編次時有一目錄近亦脩改未定又忙不暇拜  
呈并俟它日淵源聞見二錄已領西山集委示  
得以披讀乃知李文議論本末如此甚幸甚幸  
其間有合請教者亦俟詳觀乃敢以進也高文  
委示尤荷意愛之厚大抵必根於義理而詞氣  
高妙又足以發夫中之所欲言者非近世空言

無用之文也易說序文敬拜大賜三復研味想  
見前賢造詣之深踐履之熟故詞無枝葉而藹  
然有篤厚懇誠之氣它時若得盡見遺編何幸  
如之遺錄行狀并且歸內改定後更望別示一  
本幸幸孔明傳近為元履借去示喻孔明事以  
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為略數千戶  
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  
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  
嚮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齟齬  
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

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  
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  
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  
則孔明之所不惑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  
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口人忠  
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明者之  
論也妄論如此如有未當因更有以見教幸甚  
雜學辨出於妄作乃蒙品題過當深懼上累知  
言之明伏讀恐悚不自勝宗禮處亦未有便因  
書當如所戒也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

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大抵學者  
用志不分必有進益惟熹懶墮日甚不覺有分  
寸之進世間無有不進而不退者然則其却行  
者必矣自此子書當痛加鞭策庶乎不爲小人  
之歸舍是而唯唯焉殆非所望於直諒多聞之  
友也

答何叔京

伏蒙委撰味道堂記前者已嘗懇辭今又辱賤  
喻尤切悚畏熹於文辭無所可取使爲它文則  
或可以率意妄言無問嗤點今欲發揚先志詔

示後來茲事體重豈宜輕以假人切望更加三  
思無輕其事則非獨小人免於不韙之譏亦不  
爲賢者失人之累幸甚幸甚戒殺子文近建陽  
印本納上數紙其間雖涉語恠然施之盲俗亦  
近而易知不爲無助幸以授鄰里使張之通塗  
要津也呂公之說龜山嘗論之亦以爲不過喻  
以利害其論尤粹而切向喻元履令附其說於  
後今不見恐是忘記別紙錄呈若鄰里間有可  
說諭者令別刻一版附此呂說之後爲佳不然  
則別得老兄數語跋之却於跋中載龜山之語

一道發明庶幾曲終奏雅之意元善如何若然  
則跋中更不須說襍祥報應事矣

答何叔京

熹奉親屏居諸况仍苛所憂所懼大略不異來  
教之云而又有甚者焉耳躁妄之病在賢者豈  
有是哉顧熹則方患於此未能自克豈故以是  
相警切耶佩服之餘嘗竊思之所以有此病者  
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  
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  
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

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  
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  
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  
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  
氣以爲集義而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  
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  
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  
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  
不宜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

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雖  
知其然而行之未力方竊自悼敢因來教之及  
而以質於左右不識其果然乎否也遺說所疑  
重蒙鑄喻開發爲多然愚尚有未安者及後八  
篇之說并以來教有未中理伏惟不憚反復之  
勞有以振德之孔明矣三群非不欲盡徙其民  
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  
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  
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  
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

再本來  
作求  
作本群  
作那

徒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欽夫傳  
論平熹所疑數條請求指誨幸以一言決之味  
道堂記誠非淺陋所敢當故有前日之懇非敢  
飾辭以煩再三之辱既不蒙聽察而委喻益勤  
益重不敏之罪謹再拜承命不敢復辭矣然須  
少假歲月使得追繹先志之所存俟其略見彷彿  
而後下筆庶幾或能小有發明可以仰丐斤  
削耳下喻行已臨官之道此在高明平日所學  
舉而措之則夫世俗所謂廉謹公勤有不足言  
矣區區乃方有媿於此其何以仰助萬分之一

乎祠堂記推尊之意甚善而所謂人心天理不  
容亡滅學者於此百世以俟聖人而已者亦佳  
但亦有可議者如以字謂諸先生一也立不教  
坐不議無言心成乃莊周荒唐之說非聖賢授  
受本旨二也以穆尹歐陽文章末技比方聖學  
擬不以倫三也明道無急時學者甚衆今日未  
嘗爲師四也呂正獻之未薨伊川已去講席蓋  
其道有非當時諸賢所及知者是以難合非特  
以兩公之在亡爲輕重今日二公薨而伊川去  
五也又曰正叔自謂道已大成可以無媿氣象

淺狹恐非先生之志六也世傳了翁所序明道  
中庸乃呂與叔所著了翁蓋悞而今又因之七  
也據其語而論之其失如此蓋其大槩切切然  
以辨謗釋言爲事亦淺乎其知先生矣嘗愛明  
道墓表有云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  
爲功知所至然後信斯名之稱情蓋此事在人  
隨其所至之淺深而自知之彼不知者豈可以  
口舌彊爭彼知之矣則又何待較短長而後喻  
哉記中所稱兼山氏者名忠孝語錄中載其問  
疾伊川之語然頃見其易書溺象數之說去程

門遠甚而尹子門人所記則以爲忠孝自黨論  
起絕迹師門先生沒不致真而問疾之語亦非  
忠孝也然則其人其學亦可見矣愚息與所聞  
如此不審明者謂之何哉歲前報葉魏登書蔣  
參預政陳應求同樞密知院事南北之使交贄  
往來示以有旨州縣張燈山間所聞者不過如  
此羅李之除則未知也聞相麻以四事戒飭理  
財用省冗官汰冗兵其一則未聞蓋未嘗見麻  
但傳聞兩宰相帶知國用參政同知皆入銜并  
恐欲問之金聲玉振之說改定舊說寫呈求教

不知是心諸葛傳所疑瑣細不能盡錄其大者  
帖於冊內矣

答何叔京

昨承示及遺論後八篇議論甚精非淺陋所至  
或前儒所未終多已附於解中其間尚有不能  
無疑者復以求教更望反復之幸甚

巨室之說亦已附入可以補舊說之未備然廢  
舊說而專主此意則又似有牢籠駕御之心非  
聖賢用處也委在邑人之語亦陳天下之理以  
警其君耳如孟子聞誅一夫紂矣之語豈可謂

脅其君哉引之欲證得罪二字出於人君之身  
有不正而非巨室怨望之私也莫亦無害於理  
否林少穎引裴晉公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  
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之語為證亦甚善  
當時不能盡載尋當添入其意不備耳

仁義二字未嘗相離今日事親以仁守身以義  
恐涉支離隔截為病不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  
本歟此言孝弟乃推行仁道之本仁字則流通  
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但推行之本自  
此始耳為字蓋推行之意今以對乃字立文恐



未詳有子之意也程子曰論行仁則以孝弟爲  
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語甚盡  
手舞足蹈所論得之然子說亦有不可廢者今  
注於其下則理自明矣其間句意小有未安處  
欲更定躍如也爲左右逢原神明其德爲從容  
中道如何

乘輿濟人之說與熹所聞於師者相表裏但不  
必言茲人聖賢所警正爲仁人君子豪釐之差  
爾姦人則尚何說哉諸若此類稍加密察爲佳  
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

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此段注釋近略稍改  
稍詳於舊略三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  
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惠而不知爲政者亦  
有仁心仁聞而一能擴充以行帝王之道云爾  
又云十月成梁蓋將將寒沍不可使民徒涉又  
農功既畢可以從民之時先王之政細大具舉  
而無事不令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  
綱紀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豈  
子產所及哉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官府次舍橋  
梁道路莫不經理而民不告勞蓋其言曰治世

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亦庶幾知爲政矣又云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所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國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爲惠又況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有故而去非大義不係不必深爲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如曰藉戚連坐則先王之制人子兄弟罪不相及亦豈有此事哉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

不爲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

非禮義之禮義所論善矣但以爲其心中在於異俗而邀名則不必皆然蓋有擇焉不精以爲善而爲之者知言所謂緣情立義自以爲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覺者也此句之失與論子產而指姦人相類

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廷之禮既然則當是之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事於出帛處已見之此章之意則以朝廷之禮爲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

厚本始  
作姑

也豈為過衆人爲已甚而始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

象憂喜亦憂喜此義集解之說初若不明及細玩之則詞不達意之罪也今略改定云言舜喜

象之來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舜之心見其憂則亦憂見其喜則亦喜今見其喜而來故亦爲之

喜蓋雖明知彼之將殺已而自我觀之則吾弟耳兄弟之愛終豈能忘也哉或曰云云愚聞之

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狠關闔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

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

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

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云云正謂此耳或者之

云固善然恐非所以語聖人之心也如此言之

莫稍盡否

罔訓蒙蔽得之方訓術數恐未是罔以非其道

者獨非術數耶蓋愛兄放魚欺以其方也市有

虎曾參殺人罔以非其道也井有仁焉亦是君子不逆

詐故可欺然燭理明故彼以無是道之語來則

豈得而蒙蔽哉

艾讀爲又說文云菱草也从ノ入左ノ右ノ菱  
草之狀故六書爲指事之屬自艾淑艾皆有斬  
絕自新之意懲又創又亦取諸此可得復引彼  
爲釋也

金聲玉振之說未安金聲博學之事玉振則反  
約矣反約者不見始終之異而始終之理具焉  
如射畢而觀破的之矢不見其巧力而巧力皆  
可見故下文又以射譬之若以金聲始隆終殺  
兼與博約之事則玉振無所用矣愚意如此亦  
恐未盡俟更思之

尚友章所謂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者恐非  
孟子尚友之所取以論其世者正欲知其言行

之曲折精微耳

兼兩意說不得

梓之說甚善但不必分身心爲兩節又以木  
根爲譬似太拘滯蓋言身則心具焉壹是皆以  
脩身爲本是已今但云以理義養其心則德尊  
而身安矣意亦自見

狼疾之訓甚善然古字多通用不必言悞也如  
孟子中由猶二字常互用之

天爵二說其一極善其一未安亦由集解之說

自不明白有以致疑今改其答辭曰亦觀其心之所存者如何耳若假仁要利之心不去則夫不捨其天爵者亦將以固其所得之人爵而已是或可以幸而不至於亡然根於鄙吝之私是豈可以入堯舜之道哉必也真知固有之可貴而澆忘其平日假仁要利之私則庶乎其可矣大抵假仁與利仁不同須曉析不差然後可耳

易傳論聖人之公後王之私亦是此意見比卦彖辭注中

鄉道志仁不可分爲二事中庸曰脩道以仁孟子言不忘於仁所以釋上文不鄉道之實也又

云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爲當道爾舍生取義諸先生說已盡之矣義重於生不假言也

夜氣以爲休息之時則可以爲寂然未發之時則恐未安魂交而夢百感紛紛安得爲未發而未發者又豈專在夢寐間耶赤子之心程子猶以爲發而未遠乎中然則夜氣特可以言復而見天地心之氣象耳若夫未發之中則無在而無乎不在也

耳目之官即心之官也恐未安耳目與心各有

所主安得同爲一官耶視聽淺滯有方而心之神明不測故見聞之際必以心御之然後不失其正若從耳目之欲而心不宰焉則不爲物引者鮮矣觀上蔡所論顏曾下功處可見先立乎其大之意矣書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此意也

羿匠之說理則甚長但恐文意繁雜頭緒太多不如尹氏之說明白而周盡故云必如羿之彀率大匠之規矩然後爲至則是羿與大匠自別有彀率規矩與孟子意正相戾矣若是以教

人之規矩彀率則只是衆所共由之法又非所以言至也

歐陽公論世宗之事未爲失但以孟子爲爲世立言之說則害於理矣夫聖賢之立言豈不度其事之可行與否而姑爲是可喜之論以供世之傳誦道說而已哉蓋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有是事然後有是言四者如形影之相須而未始須也牟陶之執舜之逃天理人倫之至聖人之心所必行也夫豈立言之說哉聖人顧事有不能必得如其志者

則輕重緩急之間於是乎有權矣故緣人之情以制法使人人得以企而八議之說生焉然其所謂權者是亦不離乎親親貴貴之大經而未始出於天理人心之外也今必以正理為空言而唯權之為徇不率而有毫釐之差則不失於正者鮮矣此義龜山亦嘗論之見集第二十一卷

躍如也正是形容懸解頓進之意意有所感觸而動却不親切感觸二字自佳但少頓進意耳引而不發則其思也必深則有所感觸而動其進也必驟矣如此而言意似稍備如

何

好名之人如此說甚善但苟非其人一句不通而此章兩事亦無收拾結斷處子臧季札守節者也恐其不可謂役志於物

反身而誠言能體而有之者如此欲言能體其全者如此

強然而行言既失而反之者如此欲作言既失而所以反之

者如行之不著者所造未至也欲作不先致知也

機變之巧所論甚當更欲增數語云乘時逐便

以快其欲人所甚羞而已方且自以為得計蓋

惟知有利而已何所復用其愧恥之心哉如此

乃盡其情如何

人心亦皆有害趙氏謂人心為利欲所害此說甚善愚謂飢渴害其知味之生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來喻辭費而理煩恐非孟子長於譬喻之本旨也

執中當知時苟失其時則亦失中矣此語恐未安蓋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

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唯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仁義者道之全體此說善矣又云能居仁由義



則由是而推焉無所往而非道則又似仁義之外猶有所謂道者矣是安得為全體哉親親而加以恩似有夷子施由親始之病夫親親之有恩非加之也欲親親而不篤於恩不知猶有病否大抵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糴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

山徑之蹊恐不必言為高子發人心皆然一息不存則放僻邪侈之心生矣

不聞君子之大道者肆情妄作無所不至不但

挾勢陵人而已

鄉原之論甚佳但孔子所稱具臣者猶能有所不從若馮道之徒則無所不從矣許以具臣已過其分有以更之如何

答何叔京

熹碌碌講學親旁思索不敢廢但所見終未明了動靜語默之間疵吝山積思見君子圖所以洒濯之者而未可得今年却得一林同人名用中字擇之相與討論其人操履甚謹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勝已而已欽夫亦時時得書多所

警發所論日精詣向以所示遺說數段寄之得  
報如此始亦疑其太過反約處之一一皆然有  
智無智豈止校三十里也今去上呈三言答  
問反復及它記序等文尚多正脩行遠不能  
抄為恨熹前此書中所說否真云何云  
意其說不過如此只持之不力忘言語間不察  
無病深望指誨得以自警而改之幸也向會上  
稟迓夫到日借數人來為相聚數日之計云恐  
已熱難出入又意此人已到不能久留而尊兄  
已就道久矣或已到官亦未可知三四舍之遠

阻隔不相聞如此可為深恨也武侯傳讀之如  
何更有可議處否問疑數條例小差以書問之  
欽夫皆以為然但熹欲傳末略載諸葛瞻及子  
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却不以  
為然以為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早去黃皓又不  
能奉身而去以董其君之悟可謂不克肖矣此  
法甚嚴非慮所及也老兄以為如何但欽夫極  
論復見天地心不可以夜氣為比熹則以為夜  
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  
見天地心矣易中之意亦初不謂復為天地心

也又老兄云人皆有是善根故好是懿德欽夫說見別紙熹則竊以爲老兄此言未失但不知好者爲可欲而以懿德爲可欲此爲失耳蓋好者善根之發也懿德者衆善之名也善根無對之善也衆善者有對之善也無對者以心言有對者以事言夫可欲之善乃善之端而以事言之其失遠矣此兩條更望思之却以見教幸甚幸甚西山集讀之疑信相半姑留此以俟的便近事一二傳聞可慶然大病新去尤要調攝將護不知左右一二公日夕啓沃用何說耳

此入似可慮如何如何欽夫書令致願交之意恨未嘗識它日有可見教者無相棄也恐願聞之

答何叔京

示喻溫習之益體驗之功有以見用力之深無少逸豫歎服之餘悚厲多矣錄寄數條無非精微廣大之致顧鄙陋何足知之然貪於求教輒復以管見取正於左右却望指適見告幸甚熹近來尤覺昏憤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媮墮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

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必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今年有古田林君擇之者在此相與講學大有所益區區稍知復加激厲此以之力爲多也遺說向來草草具稟其間極有淺陋踈脫處都不蒙一掇擊何耶前日伯脩書有欽夫所論數條甚精試一思之當有發耳大率吾曹之病皆在淺急處於道理上纔有一說似打得過便草草打過以故爲說不難而造理日淺今方欲痛自懲革然思慮昏窒已甚不知能復有所進否左提右

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考之劉質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爲夫子所加亦非史策舊文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

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爲據此間無竹書煩爲見拙齋扣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反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注家以爲武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煩子細詢考也金聲或洪或殺清濁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

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大小無所不周聖人之德精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以振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爲聲亦有所不能同矣此與來喻大同小異更請詳之却以

見告仲尼焉學舊來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來貪說箇高底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光祖雖亦曲爲之說然費氣力似不若四正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是有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爲孔子故子貢之對雖若遜辭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

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諸葛之論乃是以春秋責備賢者之法責之於瞻不薄矣春秋褒死節然亦有不書者甚多取舍之間必有微意思之未精考之未徧不敢輕爲之說請俟它日也唯覺者心也復者所以傳是心也若滔滔汨汨與物競馳而不反亦何自見此而施精一之功乎有對無對之說誠未盡善然當時正緣好是懿德而立文耳如易所謂元者善之長元豈與

善而二哉但此善根之發迥然無對既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情而善惡遂分則此善也不得不以惡爲對矣其本則實無二也凡此數端據愚見直書遠求質正又疑益之說尚有未盡之意輒因來教引而伸之別紙具呈更有二段擇之前日爲說甚精偶其還家未得寫內且及附便致之也今此所論且望不吝痛加反復幸甚近日狐鼠雖去主人未知室其穴繼來者數倍於前已去者未必容其復來但獨斷之權執之益固中書行文書邇臣具貲充位而已其

姦儉者觀望迎合至謂天下不患無財皆欣然  
納之此則可憂之大者其它未易以言既也此  
虜責歸隆甚急于之則失信生亂不予又慮生  
無際未有以應之然廟堂之議斷然不予但上  
近者損八十萬緡築揚州之城群臣之諫不聽  
其附會贊成者遂得羨遷觀此邊事亦不能久  
寧矣根本如此何以待之可慮可慮

答何叔京

所喻疑義大抵諸說一槩多病蓋於大本處未  
甚脫然見得所以臆度把象終亦有差如云持

志則心自正心正則義自明又云能體認之則

為天德又云心性仁義之道相去毫髮之間

尤有病心者發而未動及論鬼神能誠則有感必

通此數條皆句句有差不知何故如此豈偶思

之未熟耶大學之序格物致知至於知至意誠

然後心得其正今只持志便欲心正義明不亦

太草草乎性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

識而體之爾云能體認之便是天德體認乃是

人力何以為天德乎性心只是體用體用豈有

相去之理乎性即道心即仁語亦未瑩須更見



曲折乃可心者體用周流無不貫徹乃云發而未動則動處不屬心矣恐亦未安也鬼神之體便只是箇誠以其實有是理故造化發育響應感通無非此理所以云體物而不可遺非爲入心能誠則有感應也此等處尚多人事冗迫不容詳遣布此稟亦已草略且舉大綱而老兄思之可也仍恕僭易幸甚又聞嵩卿之賢好學得聞其餘論尤以爲喜此道知好之者日衆孤陋真有望矣幸爲道意未敢率然拜書也所欲細論者甚多不知何日得會面也所欲文字偶在

城中無緣取內然博觀草草徒費心目之力不若就一處精思之爲有益也如仁字恐未能無疑且告錄出孔孟程謝說處反復玩味須真見得則其它自可見恕性等說皆不待別立說也嵩卿是韓子之言固失之而老兄所論亦未盡得博愛之不得爲仁正爲不見親切處耳若見親切處則博愛固仁者之事也試以此意思之如何博施濟衆一段不知嵩卿如何音恐更須子細也

答何叔京

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凶凶迹爲縣中  
委以賑糶之役中間又爲隣境群盜竊發百方  
區處僅得無事今早稻已熟雖有未浹洽處然  
想無它虞矣對接事變不敢廢體察以爲庶幾  
或可寡過然悔尤之積打不過處甚多即以自  
懼耳自老兄南去日以爲念讀來書知志不獲  
伸細詢來使乃盡知曲折此朋友之責也夫復  
何言謹已移書漕臺且爲兄求一差檄來建邵  
到即又徐圖所處因此且可暫爲寧親之計亦  
急事也今日所向如此但臨汀深僻王靈不及

當愈甚爾朝政比日前不侔矣近又去一二近  
習近臣之附麗者亦并去之但直道終未可行  
王龜齡自夔府造朝不得留出知湖州又不容  
而去今汪帥來且看又如何上以薦者頗力又  
熟察其所爲其眷佇少異於前矣然事係安危  
未知竟如何耳熹無似之蹤不足爲輕重然亦  
俟此決之矣欽夫臨川之除薦者意不止此亦  
係時之消長非人力能爲也近寄得一二篇文  
字來前日伯崇方借已寄語今轉錄呈其間  
更有合商量處也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敝誠

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喻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所欲言甚衆不欲久稽來使草草略具報如此殊不盡懷

向蒙垂示先大夫易集義得以伏讀竊窺觀象玩辭之意知前輩求道之勤蓋如此不勝歎仰顧恨不得執經門下躬拾所疑三復遺篇徒深感悵昨承見索以在府中不得即歸內今謹封識以授來人至幸檢納不勝幸甚  
上蔡語錄上卷數段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灑耳

答何叔京

一出五旬而後反歸來隨分擾擾未得開卷歲月逝矣天理未明物欲方熾每得朋友論辨之

書爲之媿汗才能已未知終何以自脫於小人  
之歸也幸閭里粗寧老幼平遣雖貧悴日甚且  
復推遷官期亦未及區區甚憚此行欲俟暫到  
復爲請祠計若不獲命始當奉來教以周旋敬  
夫相爲謀亦如此也竊承深以去親爲念又歎  
從仕之害其所學浩然有歸與之志此固吾人  
之所同然仕州縣者遷就於法令之中猶或可  
以行所心之一二仕於朝者又不復有此但知  
其不可而冒進自處便不是了更無可說此所  
以徘徊之久而重於一行也承喻溫厲之說不

記當時如何及之若直以厲爲主誠可謂一偏  
之論矣或恐以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越中則有  
當如是者亦不爲過矣然聖人之溫而厲乃是  
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  
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準  
則不至偏倚矣不然正恐以扶醉人也來教所  
謂聖人所以處一似非本旨更告詳之伯崇近  
得書講學不輟似亦稍進但爲偷兒入室夜囊  
爲之一空亦非貧者所宜遭也寄示答問六條  
得以見邇來用功處然鄙意多所未安輒敢條

折以求訂正亦未敢自以為是也  
宗禮之亡可傷不知後來所學如何似未能脫  
去禪學也今朋友間資質如此人亦不易得惜  
其止於此耳

答何叔京

示喻所以居官之意甚善昔范巽之問政於橫  
渠橫渠告之曰尊所聞力所及願尊兄益充此  
心則力之所及初亦無限量也來使云頗招得  
流亡復業及募得新民願受一廛者此最厚下  
固本之良策然更有方便與寬得一兩項汝科

亦以遠之利求者必益衆矣如何聞新倉使鄭  
景望甚賢或可告語耳熹奉親粗遣官期已及  
再被堂帖趣行然區區本志已不欲往而近見  
交親入仕於朝無不六其故步學力未充深有  
此懼已遣書巧祠矣萬一不遂或當一行但單  
行非所安迎養久不便只此一節便自難處其  
曲折又有非遠書所能致者

答何叔京

熹蒙喻堂記悚仄之深此固所不敢忘者但題  
目大未敢率爾措辭意欲少假歲時尚冀學有

分寸之進而後為之庶有以窺測先志之一二而形容之不為虛作耳區區此心更望垂察幸甚幸甚知言一冊納上語錄程憲未寄來也所疑記善足見思索之深然得欠亦相半別紙具稟其詳向者瞽說固不能無病來誨反復深啓蒙滯所未安處亦具別紙更望提耳幸甚幸甚和篇之喻非所敢當正比沉鯨未有以為計何暇採人之疾乎尹氏解無終食違仁處蓋本明道先生之言而失之明道云絕亦不已天德也造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入心私欲道心天理此月至焉此是三等人

亦程氏遺言中間疑之後乃得其所謂舊書中兩段錄呈有未然者更告指喻

答何叔京自其言仁共與王子合

來教云天地之心不可測識惟於一陽來復乃見其生生不窮之意所以為二也熹謂若果如此說則是一陽未復已而別有一截天地之心漠然無生物之意直到一陽之後見其生生不窮然後謂之仁也如此則體用乖離首尾衝突成何道理所以見關於程子也須知元亨利貞便是天地之心而心為之長故曰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便是有此乾元然後萬物資之以始非  
因爲物資始然後有元之名也

仁者心之用心者仁之體此語大有病程子已  
嘗闢之矣其下文乃有穀種之說正是發明闢  
此之意今引穀種爲說而立論乃如此非惟不  
解程子所闢之意竊恐并穀種之意而不明也

答何叔

熹所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  
爲心此雖出於一時之臆見然竊自謂正發明  
得天人無間斷處稍似精密若看得破則見仁

字與心字渾然一體之中自有分別豪釐有辨  
之際却不破碎恐非如來教所疑也

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爲未發已發之不同耳  
若不以未發已發分之則何者爲性何者爲情  
耶仁無不統故惻隱無不通此正是體用不相  
離之妙若仁無不統而惻隱有不通則體大用  
小體圓用偏矣觀謝子爲程子所難直得面赤  
汗下是乃所謂羞惡之心者而程子指之曰只  
此便是惻隱之心則可見矣孟子此章之首但  
言不忍之心因引孺子入井之事以驗之而其

後即云由是觀之無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則非人也此亦可見矣

知覺言仁程子已明言其非

見二上卷四

蓋以知覺

言仁只說得仁之用而猶有所未盡不若愛字却說得仁之用平正周徧也

答何叔京

盡心知性知天言學者造道之事窮理盡性至命言聖人作易之事

樂天知命天以理言命以付與言非二事也五十而知天命亦知此而已矣知只是知得此計

理初無它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知命字真與知天命不同程子嘗言之矣

存心養性便是正心誠意之事然不可謂全在致知格物之後但必物格知至然後能盡其道

耳

體會非心不見橫渠本語未曉其說

至誠之至乃極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

惟精惟一固是敬然如來論之云却殊不端的精一二字亦有分別請并詳之

九德之目蓋言取人不可求備官人當以其等



耳豈德不可僭之謂耶

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也齋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

明德統言在己之德本無瑕垢處至善指言理之極致隨事而在處

著以七爲數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負而神所以知來卦以八爲數是因著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卦惟三易有之皆筮法也若灼龜而卜則謂之兆見於周禮可考也

安土者隨所遇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仁者樂山之意於此可見

無妄災也諺者似已得之不知所疑者何謂却望批誨

耕菑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穫畬而言則爲首造矣易中取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若必字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穫不菑而望畬亦豈有此理耶

建牧立監與巡狩之義並行不悖祭天朝諸侯

躬巡撫之意皆在其中矣先王之政體用兼舉  
本末備具非若後世儒者一偏之說有體而無  
用得本而遺末也  
時習三省固未為聖人成德事然亦不專是初  
學事也蓋通上下之言耳

答何叔京

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  
中雍州之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周公在  
內而其詩為王者之風召公在外而其詩為諸  
侯之風似皆有礙陳召南以其有礙遂創為分

唐本召  
作也

岐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之也  
愈見促狹蓋僅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  
亦無此理二南篇義但當以程子之說為正  
邶鄘衛之詩未詳其說然非詩之本義不足深  
究歐公此論得之  
罪人斯得前書已具報矣不知看得如何此等  
處須著箇極廣大無物我底心實看方得若有  
一毫私吝自愛惜避嫌疑之心即與聖人做處  
天地懸隔矣萬一成王終不悟周公更待罪幾  
年不知如何收殺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極有

意思深思之如何

倬彼雲漢則爲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  
人乎選之爲也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流通處但  
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  
道理言語却壅滯却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既  
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已自分明更著箇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  
此六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  
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  
蓋亦如此

答何叔京

後書所論持守之說有所未喻所較雖不多然  
此乃實下功夫田地不容小有差互嘗與李通  
論之李通以爲尊兄天資粹美自無紛擾之患  
故不察夫用力之難而言之易如此此語甚  
當然熹竊觀尊兄平日之容貌之間從容和易  
之意有餘而於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  
豈其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  
不自覺其舍而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  
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

外精粗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欲以敬爲効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先生言敬處子細尋繹自當見之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

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願尊兄以是察之或有取於愚言耳所喻旁搜廣引頗費筋力者亦所未喻義理未明正須反復鑽研參互考證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辯者正爲是也奈何憚於一時之費力而草草自欺乎竊謂高明之病或恐正在於此試反求之當自見矣

答何叔吉

持敬之說前書已詳稟矣如今所喻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則是存則操亡則舍而非操則存舍則亡之謂也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四箴序中語然此一句但說理之自然下句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下功夫處以箴語考之可見矣若必曰先存其心則未知所以存者果若何而著力耶去冬嘗有一書請類集程子言敬處考之此最直截竊觀累書之諭似未肯於此加功也豈憚於費力而不為耶

答何叔京

示喻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内外元無間隔今日專存諸内而略夫外則是自為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

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愚見如此伏惟試反諸身而察焉有所未安却望垂教也太極中正仁義之說玩之甚熟此書條暢洞達絕無可疑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拓之亦自可盡大抵只要識得上下主賓之辨耳

答何叔京

伏蒙示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所未盡蓋入而存者即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爲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爲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真心而於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耶子重所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妄皆爲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蓋胥失之熹向答二公有所未盡後來答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今謹錄呈幸乞指誨然心之體用始終雖有真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

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潘君之論則異乎  
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  
言考之豈其父嘗見環溪而環溪者即濂溪之  
子元翁兄弟也歟元翁與蘇黃遊學佛談禪蓋  
失其家學之傳已久其言固不足據且潘君者  
又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禪雖或  
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  
文字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絕不相類蓋通書  
文雖高簡而體實洞豁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  
變化脩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

之外也而此書乃謂中為有物而必求其所在  
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殊  
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  
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  
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  
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脩己治人而  
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論中但云中和也中節也又曰其後所謂立  
中焉止矣周子之意尤為明白象示人以乾元為主者尤為誑誕無稽大槩本  
不足辨以來教未有定論故略言之因來誨諭

幸甚幸甚

答何叔京

心說已論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  
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  
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  
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  
實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  
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  
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  
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

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  
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為  
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盛亦只  
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  
危治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  
善惡之說請更思之却以見教

答何叔京

承示近文伏讀一再適此冗中未及子細研味  
但如云仁義者天理之施此語極未安如此則  
是天理之未施時未有仁義也而可乎心性仁



愛之說所以未契正坐此等處未透耳竊意不若云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情之分可見而前日所疑皆可迎刃而判矣

答何叔京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

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更以程子好學論首章求之即可見得果然見得即心性仁愛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答何叔京

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

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真而靜是兩字純一無偽却只說得真字

仁是用功親切之効心是本來完全之物人雖

本有是心而功夫不到則無以見其本體之妙

故熹向者妄謂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

此心之妙以此故爾非謂旋安排也但著字差

重耳然舍此又未有字可下只此似亦不妨若

下句則似初無病

仁是用功親切之効此句有病後別有說

心主於身其所以為體者性也所以為用者情

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以此言之已似

太粗露了何得更為無著莫乎

孟子雖多言存養然不及其目至論養氣則只

以義為主比之顏子便覺有踈闊處程子之言

恐不專為所稟與氣象蓋所學繫於所稟氣象

不繫於所學踈則皆踈密則皆密唯大而化之

然後不論此耳

雨水冰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答揚庚書論存心明理主敬窮理兩段意好然

無總攝却似相反使人不知所先後要之須說

二字交相養互相發而操存者為主乃分明耳

答作肅書所謂性理之本此語未安夫本對末  
之名也今以性為理之本然則以理為性之末  
可乎所引元者善之長為比亦不類元在眾善  
之先故為眾善之長與此文意自不同也呂與  
叔云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以為若謂道出於  
中則道在中內別為一物正今日之異同也覺  
與動字固不同然覺字須貫動靜而無不在若  
睡覺之喻則是動靜分屬性情只留得中間些  
子欲動未動處屬心也與前所謂心無時不在  
者亦自相矛盾矣又云心情亦可通言而又云

情即心也此皆未安又難作肅云性者理之會  
是性本無須待理會於此方以為性此亦非也  
所謂理之會者猶曰眾理之總會處爾又所引  
率性之謂道亦正是呂氏之說熹向說此三句  
語雖未瑩然却是程子意見東錄試參考之或有  
取爾又云所以言性理之本以其一源也此亦  
未安體用是兩物而不相離故可以言一源性  
理兩字即非兩物謂之一源却倒說開了餘已見答  
書作甫  
出母有服所論得之記得儀禮却說為父後者

則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子上若是子思嫡長子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却不如如此說此則可疑竊意檀弓所記必有失其傳者

云能不改樂仁便在此亦未安唯仁故能不改樂耳

云敬父則誠誠者忠信之積此語恐未安

光武雖名中興實同創業所立廟制以義起之似亦中節不審果何如更望參訂也餘論皆當向見胡明仲侍郎論李固事亦正如此也

### 答何叔京

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汨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親切方可復得其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功親切之効之說以今觀之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來完全之物又却只說得上一截然則兩語非有病但不圓耳若云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為能復之如此則庶幾近之矣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

之妙而然耳然則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  
顏孟氣象此亦難以空言指說正當熟讀其書而玩味之耳

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先生後答語意甚明子細消詳便見歸著且既曰有理而後有象則理象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

與無間耳其實體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今日理象一物不必分別恐陷於近日含糊之弊不可不察

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性而待其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即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見矣心妙性情之德妙字是主宰運用之意又而引孝德之本雖不可以本末言然孝是德中之一事此孝德為本而彼衆德為末耳今日性理之本則謂性是理中之一事

可乎又云天下之理皆宗本於此則是天下之  
理從性生出而在性之外矣其爲兩物不亦大  
乎記得前書所引程呂答問者似已盡之更乞  
詳考

光武之事始者特疑其可以義起耳非以爲正  
法當然也所論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廟此最得  
之但成哀以下即陵爲廟似已允當蓋彼皆致  
寇亡國之君又未嘗命光武以興復自不當更  
立廟於京師也如漢獻帝晉懷帝又不同蓋昭  
烈元帝嘗受二帝之命天此等事乃禮之變節

須精於義理乃能於毫釐之間處之不差若只  
守常執一便不相應如溫公伊川論濮園事之  
不同亦可見矣

龜山人欲非性之語自好昨來胡氏深非之近  
因廣仲來問熹答之云云此與廣仲書隨其所  
問而答之故與今所諭者不相似不能盡錄然  
觀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  
熹竊以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  
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  
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

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謂之惡者本非惡  
此句便但過與不及便如此自何而有此人欲  
都轉了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

答何叔京

示喻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致持養之  
功此意甚善然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  
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  
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  
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  
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

耳來喻必欲先識本根而不言所以識之之道  
恐亦未免成兩截也至於減者以進為文主於  
盈者以及為文中間便自有箇恰好處所謂性  
情之正也此固不離於中和然只喚作中和便  
說殺了須更玩味進反之間見得一箇恰好處  
方是實識得中和也

學仕是兩事然却有互相發處  
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  
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効也此只言  
大綱本領兩事無過舉自在其中若只以事無

過舉可以安民爲說則氣象淺迫無涵畜矣  
敬則心有主宰而無偏系惟勿忘勿助者知之  
體物而不可遺令人讀此句多脫却可字故說  
不行當知鬼神之妙始終萬物物莫得而道焉  
所謂不可遺也  
窮盡物理然後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故必  
知至而後意識

答何叔京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

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  
使末勝本緩先急耳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者其語意正如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  
過其正矣故兵才老病其言蓋有見於此者來  
喻之云却似未領其意唯呂伯恭謂才老蓋以  
記誦爲學者故其言雖若有理然其意之所主  
則偏矣此論爲得之蓋意偏論正自不相妨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來喻云父或行有不善子不爲則可矣何改之  
有熹謂不爲便是改聖人之意正要於此處之



得宜耳此章之指初不為有國家者設也大意  
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處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  
之說盡之試詳考之可見龜山之說施於此章  
誠非本文之意然其所謂不忍死其親者恐與  
之死致生之病不同幸詳之

小大由之

當依伊川說但八自少時即讀屬下句故今乍  
見其說突兀耳平心味之自見歸著省無限氣  
力也苦屬下句即上句說不來又與知和而和  
意思重疊

信近於義

來喻云信必踐言則復言非信也此句熹所未  
曉

蜡賓之問留時必有來歷恐傳者或失其真故  
其言不能無失耳

伯恭夷齊之論大槩得之讓國之事若使柳下  
惠少連處之不知又當如何恐未遽飄然遠引  
也

危論等語此或者道伯恭之言其間頗有可疑  
處故因書扣之而伯恭自辨如前所云耳隨時

云者正謂或危或孫無不可隨之時耳若曰當  
視時之可隨與否則非聖人所謂隨時矣  
專心致志等語正是教人如此者力教者但務  
講明義理分別是非而學者汎然聽之若存若  
亡則亦何由入於宵次而有所醒悟耶  
仁愛之說累書言之已詳請更檢看更并仁義  
禮智四字分別區處令各有去著則自當見之  
不欲多言以取瀆告之咎也若如來喻則孟  
端也此語亦當有病當云公費之心仁之端  
也此語亦當有病當云公費之心仁之端  
端也此語亦當有病當云公費之心仁之端

朱子大全卷之四十

朱子大全卷之四十一

書如舊明人問答

答馮作肅

所諭兩條如叔京兄所論孔子非沮子貢乃勉  
其進此意甚善而作肅所疑亦有不得不疑者  
但此章自不必別為之說但看伊川先生解云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可勉而能仁  
則非子貢之所及此意極分明矣博施濟衆之  
問與此語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

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說也熹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熟玩文意似當如此然諸先達未之嘗言未知是否幸試思之更自叔京兄質其可否復以見諭幸甚又所引與點爲證恐聖人與點之意不止如此亦可并商量也

答馮作肅

所諭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已則知識

益明而無穿穴之害矣若因陋畜疑不爲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

答馮作肅

示諭頗爲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功夫久之須得力也

答馮作肅

敬義之說甚善然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有所偏廢則德孤而無所利矣動靜仁智之體對下文樂壽爲仁智之效而言猶言其體段如此

耳非體用之謂也學者求爲仁智之事亦只如上章居敬窮理之說便是用力處若欲動中求靜靜中求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以伊尹爲天民蓋以其事言之如耕莘應聘之事即分明見得有此蹤跡也治亦進亂亦進是指五就湯五就桀而言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爲心非不待可行而遽行之謂也傳說是大賢比伊尹須少貶其見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周孔又高直是正已而物正之事可行而行亦有所不足道矣

二南乃天子諸侯燕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所以風天下也然隨事自有正樂者則兼及之如燕禮自有鹿鳴等詩無正樂者則專用之如鄉飲酒別無詩也恐是如此然亦未及考也

可欲之善與繼善之善同有諸已之信與成之者性理雖一而所施則異當更深察之

性情等說有已見叔京書者但所與嵩卿論者今議其得失於此嵩卿云理即性也不可言本此言得之程子亦云性即理也但其下分別感有內外則有病作肅非之是也作肅又云性者

自然理則必然而不可悖亂者此意亦近之亦語  
有病但下云理不待性而後有必因性而後著此  
則有大病蓋如此則以性與理爲二也下云性  
者理之會却好理者性之通則又未然蓋理便  
是性之所有之理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而嵩  
卿失之於太無分別作肅又失之於太分別所  
以各人只說得一邊也作肅云情本於性故與  
性爲對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而能爲之統  
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  
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此數句却好但必以不

動爲心則又非矣若心本不動則孟子又何必  
四十而後不動心乎須知未動爲性已動爲情  
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則知三者之說矣  
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  
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與其他說話不同試玩味  
之則知所言之失矣

答連嵩卿

正顏色斯近信矣此言持養久熟之功正其顏  
色即近於信蓋表裏如一非但色莊而已以上  
下兩句考之可見非謂正顏色即是近信也若

非持養有素則正顏色而不近信者多矣  
宿諾者未有以副其諾而預諾之如今人未有  
此物而先以此物許人之類尊解不  
用此義  
盡心以見處而言盡性以行處而言  
易箒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  
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  
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  
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  
以道左為無用則道乃無用之物也而可乎但

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道是統言義理公共  
之名故其言有親疏其實則無二物也中庸曰  
修道以仁胡子亦謂入而不仁則道義息意亦  
可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  
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

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萬  
物之始對亨利貞而言四時之序也錯綜求之  
其義乃盡

功用妙用之說來諭得之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  
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  
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即自是  
天地間一箇公一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  
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  
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  
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爲己性把持  
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  
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  
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

相參驗亦進學之一方也道理無窮思索見聞  
有限聖人之言正在無窮處而吾以其有限者  
窺之關鎖重重未知何日透得盡耳自占之說  
甚不足較然舊說本之商賈似亦無害若農民  
則先王制民之產自有常度不待自占然後知  
其豐約矣所謂格斗折衡者恐非先王之法以  
舜之盛德猶以同律度量衡爲先孔子亦言謹  
權量審法度夫豈以格折爲可耶度量權衡天  
理至公之器但操之者有私心下以其操之者  
私而疾夫天理之公是私意彼此展轉相生而

卒歸於大不公也近事久不聞春間龍曾皆以副帥去國英斷赫然中外震懾而在廷無能將順此意者今其黨與布護星羅未有一人動茲豎在途亦復遲遲其行亦豈尚有反子之望耶倚伏之機未知所決雖在吠畝竊不勝過計之憂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何叔京

奉親遣日如昔但學不加進鄙吝日滋思見君子以求切磋之益而不可得日以憤憤未知所濟也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

信與誠太槩相似但反身而誠所指處地位稍高亦未論能動人否也

孟子不見儲子謂其儀不及物夫儲子之平陸特遣人致幣交於孟子則其接也不以禮孟子何以受其幣而不見豈非不屑教誨之道與孔子不見孺悲而鼓瑟之義同

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



楚令尹子南之子棄疾雍糾之妻一告而殺夫一不告而殺父二者亦不幸而遇此然當如何爲正

居二者之間調護勸止使不至於相夷者上也勸之不從死而以身悟之次也舍是亦無策矣桓公不足以有爲民不免在衽管仲之不死得爲仁乎或以爲管仲自信其才雖不遇而仲之仁自若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孔子許管仲以仁正以其功言之耳非以管仲爲仁人也若其無功又何得爲仁乎

答連嵩卿

恭敬二字語益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表裏之言以此意解語益之言似不契莫是有輕重否

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鬼神馮依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

已此莫只是誠之不可揜感而遂通之意否  
鬼神馮依之說大槩固然然先生蓋難言之亦  
不可不識其意也

窮神則無易矣

此言人能窮神則易之道在我矣豈復別有勿哉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乾是自然而然坤便有用刀處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  
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

智崇禮  
卑之意蓋學

者其知要高明其行須切近立則見其參於  
前所見者何事竊謂言忠信行篤敬所主者  
誠敬而已所主者既誠敬則所見者亦此理  
而無妄矣故坐必如尸立必如齊此理未嘗  
不在前也

二說皆善

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仁與禮仁與禮果異  
乎竊謂五常百行理無不貫仁者人此者也  
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仁之與禮其命名雖不

同各有所當皆天理也人之所以滅天理者  
以為人欲所勝耳人能克去己私則天理自  
復動容周旋中禮仁孰大焉

仁禮之說亦得之但仁其統體而禮其節文耳

答連嵩卿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為仁由己也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程子所謂克己最難也  
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  
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  
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乎恐不必引堯

舜病諸以為任重之證也

死生有命言稟之素定非今日所能移富貴在  
天言制之在彼非人力所能致如所諭却費力  
也

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氏說似只謂天下之  
人以仁歸之與呂氏贊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  
莫不稱其仁如宗族稱孝鄉黨稱悌之以若有  
毫髮之私留於胸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  
揜矣人亦必以其實而稱之又何歸仁之有  
知化只是知化育之道不必以知為主但窮神

知化存神過化伊川橫渠說此二義皆不同試考其說當孰從耶

忠質文不見於經然亦有理蓋忠則只是誠實質便有損文就質之意矣

曾子言仁人此義宜此只就孝二說孟子言仁之實義之實則兼孝悌而言程子言此雖只是一理然須分別得出是亦理一而分殊之意大凡道理皆如此也

此是說遺書第一卷中仁人此一段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所謂以已及物仁也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所謂

推已及物恕也

並行不悖一章甚善此君子所以不謂命也但堯舜孔子為疏戚之異似未然此各是發明一事皆不以天而廢人者然所謂人者是亦天而已矣此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

答程允夫

洵

讀蘇氏書愛其議論不為空言竊敬慕焉

蘇氏議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亦譎矣至於術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為害又不但空言而已然則其所謂可喜者考其

要歸恐亦未免於空言也

爲學之道憂憂乎難哉

爲學之道至簡至易但患不知其方而溺心於  
淺近無用之地則反見其難耳

穎濱浩然一段未知所去取

反復讀孟子此章則蘇氏之失自見

孟子集解先錄要切處一二事如論養氣論

性之類

孟子集解雖已具藁然尚多所疑無入商榷此  
二義尤難明豈敢輕爲之說而妄以示人乎來

書謂此二義爲甚切處固然然學者當自博而  
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自下而高乃得其序今  
舍七篇而直欲論此是躡等也爲學之序不當  
如此而來書指顧須索氣象輕肆其病尤大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先儒所謂行得即是者  
此最至論若論雖高而不可行失之迂且矯  
此所謂過猶不及其爲失中一也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  
得即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  
可否哉宰子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

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  
日聞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  
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  
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  
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  
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在言之雖  
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  
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  
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  
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

几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二兵行而已雖使或  
中君子不貴也

前所論蘇頌濱正以其行事爲可法耳

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顏子方之  
僕不得不論也此所論又以爲行事可法本  
朝人物最盛行事可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  
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捨蘇張之緒餘晚  
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  
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  
皆不中理未易採舉但其辨足以文之世之學

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且僕數年前亦嘗感焉  
近歲始覺其變

所謂行事者以處己外以應物內外俱盡  
乃可無悔古人所貴於時中者此也不然得  
於己而失於物是亦獨行而已矣

處己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己而失於物者  
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己者也然得謂  
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  
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時中之說  
亦未易言若以求論則是安常習故同流合汙

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後漢之胡廣是也豈所謂  
時中者哉大抵俗學多爲此說以開苟且放肆  
之地而爲蘇學者爲尤甚蓋其源流如此其誤  
後學多矣

### 答程允夫

所示詩文筆力甚快書中所謂二則未敢聞命  
紙條折以往試熟者數過當合見得一抵自道  
學不明千有餘年爲士者習於耳目耳聞之陋  
所識所趣不過如此如欲爲文章之士而已則  
以吾弟之才少加勉勵自應不在人後但不當

妄談義理徒取謂於識者若果有意於古人之學則如所示皆未得其門而入者要須把作一件大事深思力索厚養力行然後可議耳但恐浮艷之詞染習已深未能果決棄彼而取此則非僕之所敢知也

答程允夫

熹承寄示前書所論皆未中理不得不相曉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訟然熹則以為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

豈可以析精粗為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為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為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為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為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



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揚畏使傾范  
忠宣公而以已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  
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  
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  
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  
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  
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  
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如大悲  
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耦鬱  
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

以比程氏正揚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  
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疵也又  
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  
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  
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  
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  
之所以敬仰之心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  
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古者  
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  
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

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設行之不暇又何暇  
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  
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  
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  
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  
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闕  
行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  
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  
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  
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

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爲明道慕  
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  
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焉蓋爲此也然世衰道  
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  
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僞判然有歸則學者  
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乎此熹  
之所不得不爲吾弟極言而忘其僭越之罪也  
程氏書布在天下所至有之此間所不過是  
耳謾寄大全集一本龜山語錄一本去大全中  
有他人之文目錄中已題出矣恐已自有之如

未有且留看夏中寄來未晚也程氏高弟尹公  
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  
足矣不必傍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  
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  
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  
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  
當有得始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  
雜薰猶冰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蓋  
亦難矣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  
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

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  
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  
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  
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恠其一胡一  
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去蘇公嗾  
引文仲齟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兩論  
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若是之戾耶文仲爲蘇  
所嗾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見  
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吾弟未之見耳因  
筆及此似傷直矣然不直則道不見吾弟察之幸甚

答程允夫

仁者天理也理之所發莫不有自然之節中其節則有自然之和此禮樂之所自出也人而不仁滅天理夫何有於禮樂

此說甚善但仁天理也此句更當消詳不可只如此說過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

此說亦善

禮之用和為貴禮之用以和為貴也和如和

羹可否相濟先王制禮所以節人情抑其太過而濟其不及也若知和而和則有所偏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知和而和則不中節矣

以和對同則和字由已有禮字意思以和對禮則二者又不可不分恐不必引和羹相濟之說政者法度也法度非刑不立故欲以政道民者必以刑齊民德者義理也義理非禮不行故欲以德道民者必以禮齊民二者之決而王伯分矣人君於此不可不審此一正君而

國定之機也

此說亦善然先王非無政刑也但不專恃以爲治耳

孔子之門雖所學者有淺深然皆以誠實不欺爲主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教之以誠也若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是謂自欺如此人者六本已差安可與入道樊遲問智孔子既告之矣又質之子夏反覆不知已不敢以不知爲知也凡此皆爲學用力處

此說亦善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諂於鬼則於人可知矣惟說則如此亦可但本文諂字止謂諂於鬼神耳自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至季氏旅於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言哀痛激切與春秋同意

此說亦然

夏殷之禮祀宗固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作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所處之爲是言者恐後生以私意妄議

先王典禮耳

夏殷之禮夫子固嘗講之但記宗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耳若得時有作書以我起者固必有以處之但此言之發非謂後生妄議而云耳身有死生而性無死生故鬼神之情人之情也死生鬼神之理非窮理之至去易及如此所論恐墮於釋氏之說性固無死生然性字須子細理會不可將精神知覺做性字看也

居上不實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寬敬哀皆其本也聖人觀人必觀其本實

不足而文有餘者皆不足以入道此說得之

心有所知覺則明明則公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仁者固有知覺然以知覺為仁則不可更請合仁義禮智四字思惟就中識得仁字乃佳

一念之善則惡消矣一念之惡則善消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此意亦是然語太輕率似是習氣之病更當警

察療治也

行不由道而得富貴是僥倖也其可苟處乎  
行不由道而得貧賤是當然也其可苟去乎  
然則君子處貧賤富貴之際視我之所行如  
何耳行無愧於道去貧賤而處富貴可也故  
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當以不以其道為一句得之為一句

先生批如此說則其字無下落恐不成文理也

此章只合依先儒說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

之道為是張子韶云此言君子審富貴而安貧  
賤亦甚簡當

朝聞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事惟死生之際不  
可以容偽非實有所悟者臨死生未嘗不亂  
聞道之士原始反終知生之所自來故知死  
之所自去生死去就之理了然於心無毫髮  
疑礙故其臨死生也如晝夜如夢覺以為理  
之常然惟恐不得正而斃耳何亂之有學至  
於此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  
大節而不可奪也

此又雜於釋氏之說更當以二程先生說此處  
熟味而深求之知吾儒之所謂道者與釋氏迥  
然不同則知朝聞夕死之說矣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  
子安於德義如小人安於居處君子安於法  
度如小人之安於惠利心之所安一也所以  
用其心不同耳

此蘇氏說之精者亦可取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利與害爲對利於己必害  
於人利於人必害於己害於己則我怨害於

人則人怨是利者怨之府也君子循理而行  
理之所在非無利害也而其爲利害也公故  
人不得而怨人且不得而怨而况於己乎  
此說得之

德不孤中德也中必有鄰夫子之道至今天  
下宗之非有鄰乎

此說非是

心本仁違之則不仁顏子三司不違仁不違  
此心也

熟味聖人語意似不如此然則何以不言回也



其身三月不違心乎

凡人有所得於此必有樂於此其樂於此也  
寢可忘也食可廢也蓋莫能語人以其所以  
然者唯以心體之乃可自見周濂溪嘗使一  
程先生求顏子所樂者何事而先生亦謂顏  
子不改其樂其字有味又云使顏子樂道則  
不爲顏子夫顏子含道亦何所樂然先生不  
欲學者作如是目者正恐人心有所繫則雖  
以道爲樂亦猶物也須要與道爲一乃可言  
樂不然我自我道自道與外物何異也須自

體會乃得之

此只是贊咏得一箇樂字未嘗正當說著聖賢  
樂處更宜於著實處求之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  
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心而發所施各得  
其當是之謂義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相表裏中庸言  
理易言學

此說是也

聖言其所行智言其所知聖智兩盡孔子是

也若伯夷伊尹柳下惠者其力皆足以行聖  
人之事而其知不逮孔子故惟能於清和任  
處知之盡行之至而其他容有所未周然亦  
謂之聖者以其於此三者已臻其極雖使孔  
子處之亦不過如此故也前輩言人固有力  
行而不知道者若三子非不知道知之有兩  
未周耳知之未周故伯夷於清則中而於任  
於和未必中也伊尹柳下惠於任於和則中  
而於清未必中也易大傳論智常與神相配  
而中庸稱舜亦以大智目之則智之爲言非

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此說亦是但易大傳以下不必如此說智有淺  
深若孔子之金聲則智之極而無所不周者也  
學者則隨其知之所及而爲大小耳豈可槩以  
爲天下之至神乎

學道者始於知之終於行之猶作樂者始以  
金奏終以玉節也孟子之意特取其終始言  
之不必於金玉上求其義

此說亦是但孟子正取金玉以明始終智聖之  
義蓋金聲有洪纖而玉聲則首尾純一故也

不動心一也所養有厚薄所見有正否則所  
至有淺深觀曾子子夏子路孟子告子北宮  
黜孟施舍之議論趨操則可見矣  
此章之說更須子細玩索不可如此草草說過  
郭立之以不動心處已以擴充之學教人與  
王介父以高明中庸之學析爲二致何以異  
郭立之議論不可曉多類此尹和靖言其自黨  
論起不復登程氏之門伊川沒亦不弔祭則其  
所得可知矣此論未理會析爲二致止恐其所  
謂不動心者未必孟子之不動心也

### 答程允夫

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  
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卧處方自有見處然後  
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己物爾敬夫所見超  
請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錄且今寫此  
一銘去此尤勝他文也密院闕期尚遠野性難  
馴恐不堪復作吏然亦姑任之不能預以爲憂  
耳所示語益諸說深見日來進學之力別紙一  
一答去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已當有得耳丁  
寧葉仁來時去取書恐更有商量處一一示及

孤陋無所用心惟得朋友講論則欣然終日  
萬有以慰此懷也可欲之謂善此句尋常如何  
看因來諭及龜山易傳傳立時已缺乾坤只有  
草藁數段不甚完備繫辭三四段不絕筆亦不  
成書此有寫本謾附去然細看亦不甚滿人意  
不若程傳之厭飫充足潘子淳書頃亦見之蓋  
雜佛老而言之者亦不必觀向所論蘇學之蔽  
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為如何他時於已學上  
有見處此等自然冰消瓦解無立脚處遊於聖  
人之門者難為言真不虛語正蒙已領近泉州

刊行程氏遺書乃二先生語錄此間所錄旦夕  
得本首當奉寄也此學寂寥七友不肯信向吾  
弟幸有其志又有其才每一得書為之增氣更  
願專一工夫期以數年當有用力處如艮齋銘  
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  
門庭建立此箇宗旨和與守之吾弟試熟味之  
有疑却望示諭秋試得失當已決早了此一事  
亦佳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

答程允夫

可欲之說甚善但云可者欲之不可者不欲非

善矣乎此語却未安蓋只可欲者便是純粹至善自然發見之端學者正要於此識得而擴充之耳若云可者欲之則已是擴充之事非善所以得名之意也又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紙尾之意以爲須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

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上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苦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鳶飛魚躍之問則非他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請只於此用力自當見得蓋子思言君子之道費

而隱以至於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因舉此兩句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明道上蔡言之已詳想非有所不解正是信不及耳欲信得及捨持敬窮理則何以哉所示宗派不知何人爲之昔子貢方人而孔子自謂不暇蓋以學問之道爲有急乎此者故也使人而知此理則宜亦有所不暇矣無見於此則又何所依據而輕議此道之傳乎若云只據文字所傳則其中差互叢雜亦不可勝道今亦未暇泛論且以耳目所及與前輩所嘗論者言之圖內游定夫所傳四人熹

識其三皆未嘗見游公而三公皆師潘子醇亦不云其出游公之門也此殆見游公與四人皆皆建人而妄意其爲師弟子耳至於張了韶喻子才之徒雖云親見龜山然其言論風旨規摹氣象自與龜山大不相同似胡文定公蓋嘗深闢之而熹載其說於程氏遺書之後試深考之則世之以此學有名者其真僞皆可覈矣胡公答仲并語切中近時學者膏肓之病尤可發深省也三年無改只是說孝子之心如此非指事而言也存得此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焉亦無害

其為孝矣元祐之於熙豐固有所謂不得已者然未知當時諸公之心如何若蘇公野花啼鳥之句得無亦有幸禍之心耶

答程允夫

亦足以發

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是

以發明天子之言矣

忠恕誠仁之別

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

言此義理之本名也

若曾子之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

故其忠與誠恕與仁得通言之

恕本以推己及物得名在聖人

則為己及物矣

侯氏說未嘗誤故物者誠有病

有德者必有言有仁者必有勇洵竊謂有德

者未必有言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

也仁者未必有勇然義所當為則為之必力

可必也故皆曰必有

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仁者未必以勇著然

云以下各如所說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不議謂不得與聞國政非謂禁之使勿言也如陽虎之流以庶人

而與國政者也

恐不如此陽虎饋豚於孔子蓋以大夫自處非庶人也蘇說之誤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洵竊謂四時行百物生皆天命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為言之有無而損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為學者發耳明道先生言若於此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亦非謂此語中有禪蓋言聖人之道坦然明白但於此見得分

明則道在是矣不必參禪以求之也

如此辨別世善近世甚有病此言者每以此意曉之然不能如是之快也

子夏曰仁而優則學而優則仕洵竊謂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一者皆非也仕優而不學如三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曰欲富而發其言與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

唐本曰亦言



而有所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知此則其  
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  
知非知固之辭也不知此說是否  
此說亦無言亦嘗疑兩句次序或倒今云各有  
所指世信

遺書卷之四馬溫公嘗問伊川先生欲除一人  
為給事中二二洵竊謂若以公言之何嫌之  
足避也先生於此亦未能自信邪

前賢語默之制更宜詳味吾輩只為不理會此  
等處故多悔吝耳近正有一二事可悔忽讀此

學垂教無窮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將於是  
乎在雖不可一向尋行數墨然亦不可遽舍此  
而它求也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  
者非知言也愚意却願尊兄深味此意毋遽忽  
易凡吾心之所得必以考之聖賢之書脫有一  
字之不同則更精思明辨以益求至當之歸毋  
憚一時究索之勞使小惑苟解而大礙愈張也

答石子重書

熹竊謂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  
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

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

此說得之

善與人同以己之善推而與人同爲之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以人之善爲己之善也

此說亦善

賢賢事父母事君與朋友交此三者皆能若子夏之言可以言學矣然猶有雖曰未學之語若猶賴乎學者蓋雖能如是而不知其所以能如是者從何而來則所謂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者也

此句意思未見下落請詳言之方可議其得失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故人不可使之無廉恥無廉恥則無以起其好義之心若之何而可化聖人之於民必使之有恥且措者此也

人仁是不可無恥不必引羞惡好義為言也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偽為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

據下文恐是言承順父母之色為難然此說亦

好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循理之所不周流天地之間無不可者其親之也理之所當親也其遠之也理之所當遠也何比之有

尊賢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此之謂周溺愛徇私黨同伐異此之謂比周周徧也比偏比也不必言周流天地之間

謝上蔡曰慎言其餘慎行其餘皆有深意惟近思者可以得之蓋言行有絲毫不慎則於

理有絲毫之失則與天地不相似矣

慎言其餘慎行其餘藉用白茅之意似此推言於理不害然恐未遽說到此也

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又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

人有中雖不然而能勉彊於其外者君子當求之於其中中者誠也外者偽也故父在當

觀其事父之志行者行其志而有成者也父沒則人子所以事父之大節始終可觀矣故父沒當觀其事父之行事父之行既已終始無愧而於二年之間又能不失其平日所以事父之道其孝矣乎

此說甚好然文義似未安

敏於事如必有事焉之事當爲即爲不失其幾也

事只是所行之事必有事焉不知尋常如何說請詳論之乃見所指之意大抵說經以彼明此

固爲簡便然或失其本意則彼此皆不分明所以貴於詳說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至告諸往而知來者此爲學之法也亦可以見聖賢悟入深淺處凡窮理自有極致觀聖人如此發明子貢則可見矣

此章論進學之實效非論悟入深淺也悟入兩字既是釋氏語便覺氣象入此不得大學所謂知至格物者非悟入之謂

死生一理也死而爲鬼猶生而爲人也但有

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

死者去而不夾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更思之

子聞之曰是禮也三字可以見聖人氣象宏大後世諸子所不及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與閑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皆聖人教人讀詩之法

此類言之太略不曉所主之意恐其間有差或致千里之繆也

見實理是為智得實理是為仁

惟仁者能得是理而以得實為仁則仁之名義

隱矣而以得實字

理之至實而不可幻者莫如仁義禮智信非

仁不成如孝弟禮樂恭寬信敏惠皆仁之用

也

此數句亦未見下落

學者須先有所立故孔子三十而立又曰患

所以立然則若何而能立曰窮理以明道則

知所立矣

立是操存踐履之效所說非是患所以立承不

患無位而言蓋曰患無以立乎其位云爾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如諸葛孔明

草廬中對先主論曹孫利害其後輔蜀抗魏

吳其言無一不酬者蓋古人無侈心故無侈

言如此

所引事不和類

劉器之問誠之目於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入

此易所謂修辭立其誠也

近之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長之可妻以其平昔之  
行也非以無罪陷於縲紲爲可妻也  
雖嘗陷於縲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  
吾斯之未能信言我於此事猶未到不疑之  
地豈敢莅官臨政發之於用乎  
此事謂何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孔子以此問子  
貢則子貢之才亦顏曾之亞然其所以不及  
二子者正在於以見聞爲學孔子未欲以見  
聞外事語之故姑云吾與女弗如他日乃警

之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道非多學  
所能識則聞一知十亦非所以爲顏子

子貢言聞一知二知十乃語知非語聞也見聞  
之外復謂何事請更言之

忠與清皆仁之用有覺於中忠清皆仁無覺  
於中仁皆忠清

以覺爲仁近年語學之大病如此四句尤爲乖  
戾蓋若如此則仁又與覺爲二而又在其下矣  
又敬不違非從父之令謂事親以禮無違於  
禮也所謂起敬起孝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則不得已而從父之令者  
有矣勞而不怨則所謂悅則復諫不敢疾怨也  
若不從而遂違之則父子或至於相夷矣

居簡而行簡則有志大略小之患以之臨事  
必有怠忽不舉之處居敬而行簡則心一於  
敬不以事之大小而此敬有所損益也以之  
臨事必簡而盡

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  
為仁固難歟曰孔子不以易啓人之忍心亦  
不以難啓人之怠心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

斯仁至矣又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訛乎

仁固不遠然不欲則不至仁固難為之則無難  
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  
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

二者交相為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  
恃此而責彼也

立之薄久矣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  
其言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何禱  
之有

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



此而自居耶細味立之禱也久矣一句語意深  
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皆可  
見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較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  
能顏子所以未達一間者正在此故第曰嘗  
從事於斯非謂已能爾也

此正是顏子若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  
說處便有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己從  
人好察邇言用中於民必兼言之惟顏子行而

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耳

子絕四蓋以此教人也故曰毋毋者戒之之  
辭

毋更記作無嘗以無為正

未思其止也學必止於中而止非息也於中

止行耳言入乎頭猶須進步豈有止法乎

據上下言二字皆但為止息之意學止於中乃

止其可之止非止息之意字司用異各審其所

施竿頭進步之言非長於譬喻者

曰語之論語書記孔代門人之感如此非

孔子之言故皆字而不名與上文不當相屬  
或曰論語之書出於會子有子之門人然則  
二子不在此品題之列者豈非門人尊師之意  
歟  
四科皆從於陳蔡者故記者因夫子不及門之  
歎而列之

君子之近本末一致洒掃應對之中性與天  
道存焉行之而著習之而察則至矣孰謂此  
本也宜先而可得此末也宜後而可倦哉譬  
諸草木其始植也爲之區別而已灌溉之長

養之自牙蘖以至華實莫不有叙豈可誣也  
然學者多慕遠而忽近告之以性與天道則  
以爲當先而傳教之以洒掃應對則以爲當  
後而倦焉躡等陵節相欺以爲高學之不成  
常必由此惟聖人下學上達有始有卒故自  
志學充而至於從心不踰矩自可欲之善充  
而至於不可知之神莫不有序而其成也不  
可禦焉觀孟子謂徐行後長者爲堯舜之孝  
弟則洒掃應對進退之際苟行著而習察焉  
焉有不可至於聖者

子夏言我非以洒掃應對為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為後而倦教但道理自有大小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唯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耳二先生之說亦是如此但學者不察一例大言無本未精粗之辨反使此段意指都無歸宿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耳蓋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也更細思之

篤實也學當論其實論其實則與君子者乎與色莊者乎君子有實者也色莊無實者也

得之

克己之道篤敬致知而已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篤敬也所以知其為非禮者致知也克己乃篤行之事固資知識之功然以此言之却似不切只合且就操存時養處說方見用力切要處

言顧行行顧言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中庸曰力行近乎仁論語司馬牛問仁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答司馬牛之意更宜思之

質直而好義則能脩身察言而觀色則能知人內能脩身以能知人而又持之以謙此盛德之士也雖欲不達得乎此與祿在其中同意名實相稱之謂達有名無實之謂聞察言觀色如孟子所謂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瘦哉

孔子所言三句皆誠實退讓之事能如此則不期達而自達矣非謂能脩身知人而持之以謙也說知人尤遠正意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凡不

唐李元  
作通

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皆無以先之也既有以先之又當有以勞之帝堯曰勞之來之凡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皆然之謂也此堯舜之政也真要在力行耳故復告之以無倦

先之謂以身率之勞之謂以恩撫之二者苟無誠心又必倦矣故請益則曰無倦而已

簿書期會各有司存然後吾得以留意教化之事故曰先有司

先有司然後綱紀立而責有所歸

答程允夫

張子曰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其為物一也觀張子之意似謂水凝而為冰一凝一釋而水之性未嘗動氣聚而為人一聚一散而人之性未嘗動此所以以冰喻人

以水性喻天性也然極其說恐未免流於釋氏兄長以為如何

程子以為橫渠之言誠有過者正謂此等發耳觀孔子子思孟子論性似皆不如此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郭郭也身者心之區

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

鬼神之理某向嘗蒙指示大意云氣之來者為神往者為鬼天地曰神曰祗氣之來者也人曰鬼氣之往者也此說與張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流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之意同近見兄長所著中庸說亦引此然張子所謂物者通言萬物耶抑特指鬼神也若特指鬼神則所謂物者如易大傳言精氣為物之物爾若通言萬物則上四句乃泛言凡

一物聚散始終之理如此而下四句始正言鬼神也精氣為物嚮亦嘗與季通講此渠云精氣為物者氣聚而為人也遊魂為變者氣散而為鬼神也此說如何更望詳賜批教  
易大傳所謂物張子所論物皆指萬物而言但其所以為此物者皆陰陽之聚散耳故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也所謂氣散而為鬼神者非是

答程允夫

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妙用造化之迹也

之往來聚散無非天地之用而鬼神尤其妙者也然既已動於氣見於用矣是形而下者也故曰造化之迹 呂氏曰萬物之莫不有是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是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中庸說曰鬼神之為德雖不可以耳目見聞接然萬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屈伸往來者是鬼神之德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棄之者也  
向按此二說則張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返而散乃泛言萬物聚散始終之理如此而鬼神者亦物之一爾但其德在物之中為尤盛故為物之體而莫有能遺之者人亦物之一也其歛散終始亦二氣之屈伸往來與鬼神同故呂氏曰人亦鬼神之會耳然則非特人也

凡天地之間禽獸草木之聚散始終其理皆如此也其理一而其得於氣者有隱顯偏正厚薄之不同茲其所以謝氏曰鬼神是天地有鬼神人物之異歟○  
妙用流行充塞觸目皆是欲其有則有欲其無則無鬼神氣也人心之動亦氣也以氣感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然因感而必通即此意也  
詳此兩段皆是人物鬼神各為一物是殆見廟中泥塑鬼神耳呂氏所謂人亦鬼神之會者甚精更請細推之是不有是則顯也

太極解義以太極之動為誠之通麗乎陽而

答程允夫

繼之者善屬焉靜為誠之復麗乎陰而成之者性屬焉其說本乎通書而或者猶疑周子之言本無分隸之意陽善陰惡又以類分又日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也極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陰也極之體所以立也或者疑如此分配恐學者因之或漸至於支離穿鑿不審如何  
此二義但虛心味之又當自見若以先入為主則辨說紛拏無時可通矣

仁義中正洵竊謂仁義指實德而言中正指

體段而言然常疑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  
獨舉仁義不及禮智何也

中正即是禮智

解義曰程氏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此圖然卒  
未嘗明以此圖示人者疑當時未有能受之  
者也是則然矣然今乃遽爲之說以傳之是  
豈先生之意耶

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  
破却今學者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爲之說爾  
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道化之原橫渠作西銘

揭示進爲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爲  
孰深

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是聖  
人之誠不欺是學者之誠如何

程子此段似是名理之言不爲人之等差而發  
也

近思錄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  
靜陰陽之說相出入然橫渠立論不一而足  
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



橫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廢彼其優劣亦不當輕議也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所謂事實者豈非是當行可行底事耶然未可謂自然者豈以其猶是思焉而得之歟

大槩如此更翫味之

所教學者看精義說甚善然竊以爲學者須先從師友講貫粗識梗槩然後如此用工不然恐眩於衆說之異同也

此乃憚煩欲速之論非所敢聞然亦非獨此書爲然若果有志無書不可讀但能剖析精微翫味以熟則衆說之異同自不能眩而反爲吾磨礪之資矣

答程允夫

昨來疑義久不奉報然後來長進又見得前說之是非也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少却玩味踐履功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

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功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又遠此是六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會奉荅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草此爲報不能多及餘惟力學自愛

答程允夫

版籍固所職然執有所壓而不得爲則亦無可奈何潘憲却要理會事佐出入少定試更白之咸能相聽亦百里之幸也版籍分明自是縣道

理財之急務今人只見重疊催稅之利而不察鄉吏隱瞞之害故不肯整理此是上下俱落在廝兒計中甚可嘆也石鼓之役意思甚好但恐擇之却難處耳魏公好佛敬夫無如之何此正明道先生所謂今之入人因其高明所以爲害尤甚不知這些邪見是壞却世間多少好人破却世間多少好事也誠字得力甚善然知之亦已晚矣凡百就實事上更著力爲佳

答黃子厚

知讀精義有得元以爲喜大指固不出二先生

之說然在觀博考見其淺深踈密於毫釐之間  
尤能發人意思使人益信二先生之說不可易  
也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  
觀謂之信此先生所以有盡已為忠盡物為信  
之論也鄙意如此試思之然否却見諭登山之  
興前日失之於跬步之間今復冒暑而往則有  
所不能矣或恐欲尋舊約即請見過却議行計  
也伯恭甚愛上嵐山水前日經行適值風雨尤  
快心目也

朱子大全卷之四十一

考異

程允夫咨問

此其心跡之間

跡一作術

此句更索消詳

索一作索

至於鳶飛魚躍之間

問一作問

理之至實

理一作道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and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 vertical title or page number is visibl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天子大令...

